

萬有文庫

第二集七百七種

王雲五主編

遜志齋集

(五)

方孝孺撰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遜志齋集

(五)

方孝孺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則以吾心告之。聞吾言而笑者有之。毀予以爲迂者有之。求其與予合者。亦未之見。予未嘗不嘆以爲豪傑之士。難乎其入。而有志者亦少也。今年來京師。始獲同郡林君公輔。公輔長予一歲。爲文章。善放詞。馳騁然。察其志。殊不以此爲足。每慨然論事。雜以諧笑。若能輕外物者。而喜談古今豪傑事。以自況。予每爲之撫掌。嗟乎。斯民之困極矣。困極必通。上之人求其入用之。而未之遇。吾與公輔。豈虛談哉。不安於小成。不誘於近利。而就乎遠者大者。吾與公輔志也。苟怡怡然自喜。奕奕然自銜。則夫人皆是矣。於乎。其尙以爲戒哉。

贈鄭顯則序

天下之論文者。嗜簡澁。則主於奇詭。樂敷暢。則主於平易。二者皆非也。文不可以不工。而惡乎好奇。文不可以不達。而惡乎淺易。淺易以爲達。好奇以爲工。幾何不至於怪且俗哉。善爲文者。貴乎奇其意。而易其詞。驟而覽之。聲聲覺其易也。徐思而繹之。雖極意工巧者。莫加焉。若是者。其爲至文乎。聖賢之文。與後世之詞。純駁工拙多寡。不大相遠也。而世人望之若天然。不敢指擬之者。以其不務奇其詞。而奇其意。故舉天下好奇者。莫及也。使其意不能過於衆人。而惟詞之修。安在其爲奇也哉。日月之在天。躋於東而行於西。昏明於晝夜。盈虧於晦朔。自有天地以來。未之有易也。天固不規規然求異。以駭人之視聽。然愈久而彌新。愈廣而無窮。則爲奇也大矣。尙何以異爲哉。至於鬼燐之變滅。不可以理推。其跡雖似乎奇。而其爲明也微矣。近代文士。有好奇者。以誕澁之詞。飾其淺易之意。攻訐當世之文。昧者羣和而從之。而三吳諸郡。爲尤甚。此皆挾鬼燐。而訾日月者也。其力雖不足爲斯文害。然不除滅而禁斥之。何由復古之盛乎。今

天子憫斯世之不逮古。擇太學之士而教之。吾郡鄭君顯則與焉。顯則爲文。不好爲奇。而亦不流於易。蓋學而得其正者也。予竊有志於變天下之文。而患不得友天下之賢。誠得如顯則者數十輩。其趨古人之道。以自見於世。其崇且大者可期也。況於文乎。今猶未之遇也。烏得無慨然矣乎。吾聞文與教化相上下。安知今之文。果不古類耶。顯則誠以吾言求之。有合於吾言者。吾不謂之今之士也。

送石君永常赴河南僉事序

予同鄉之友石君永常。由進士高第爲行人。會今上嗣位。拔用俊良。其僚之長。薦行人之尤者。永常與焉。擢爲河南憲司僉事。告行於余。余執盞而問曰。河南天下之要地。治郡縣。繇亘數千里。而憲司操其平。人有不得其願欲者。必赴愬焉。子之爲政也。奚先。永常曰。於賢者愛之。保之如圭璧。惟恐其或見傷。如黍稷。惟恐其或無成。於不肖者。則斥而抑之。不使其有立也。芟而剔之。不使滋且殖也。若是何如。余曰。可矣。然未也。永常曰。謹學校之訓。嚴禮義之節。求遺老先生而尊教之。使善者有所慕。惡者有所愧。若是何如。余曰。美矣。然未也。必也端其本乎。本安在。心是也。子其正乃心。嗜欲不形。好惡不傾。是非咸得其正。然後可以爲正矣。本之不治。而欲以法矯乎人。以教變乎俗。未見其能化也。天下所貴乎執憲之臣者。非所以揣較法律。用之不差之爲尙也。以其能化之於法律之先。而使之不抵乎法也。使執憲止乎法律。何不取吏之習法者而任之。而必擢取儒者而爲之乎。然則天子之意。可知也。子行矣。予欲不言久矣。子賢友也。雖欲不言。烏得而默諸。然余日侍軒陛間。觀聖明之政。其於用法。最詳且慎也。子其慎於用法也哉。永常謝曰。敢不從。吾子教規。於是其僚聞之。知永常果不負乎薦擢也。相率爲詩以美之。而俾爲書其說以爲序。

贈周履素序

聖人之道。雖高深博大。然其要不過乎修己以治人。始於播灑。唯諾之微。而終於盡性知命。遠至於五禮六樂。萬物之統。萬事之變。無所不究。而近卽乎彝倫之序。不失其常。既有得乎此。其推之爲政教。宣之於言語。以用乎國家天下。若水決川。馬行陸。颿長風。以舟乎海也。古之君子。出環堵之室。而任天下之重。順運安行。不動氣貌者。所學皆可用。而未嘗爲無用學也。近世之士。不然。其所爲學。外其身與天下。而舉不切乎事。考其所施。而程其所有。判乎其不相入。間有求其要者。往往失乎先後本末之倫。而功烈卒不足追古人之盛。世之學者。舍法家文吏。則無所爲師。吾深病而竊悲之。欲從願學好古之友。相與講唐虞夏商之書。釐周公孔子之典。內淑吾身。而推其餘。以給夫世用。而未之遂。歲之初吉。天台周履素。徒步訪予於侯城山中。留而與之談數日。其志意才藝。有可樂者。且聞其所居。奇山大谷間。多特異士。好學而與之游者。甚衆。烏知無與余同志者乎。人恆患不好爲學。然好學而不知所好。猶不好也。知所好而不先講乎修己治人之方。好之無益也。履素知所好矣。其來也。吾樂之。而以未見其所與遊者爲憾也。於其去。告之故。使歸而講習焉。庶幾無蹈予力所病。而相勉爲有用之學也哉。

贈王仲縉序

饑而食。飽而嬉。營私而驚利。生無聞而死無述者。衆人也。食焉而思。思焉而行。不憂其身之窮。而憂道之不修。不懼其家之無財。而懼乎名之弗揚者。君子也。衆人之所爲。切於身而見效近。故人之趨事者夥。君子之所務。事旣緩而功亦遲。故衆人多笑之。而不知衆人之所爲。又君子之所悲也。吾昔年舟還自金陵。

泊姑蘇城下舟人指城中大第謂余曰。此元僞吳張氏宮也。余問今其家安在。則已無瞧類矣。問其人名。字。則已莫有知者矣。及至錢塘道西湖。舟人數謂余。言林處士事。曰。此處士故宅也。此處士墳墓也。此處士曾遊之地也。余未嘗不爲之太息。方張氏盛時。據數州之富。擅十侯之貴。驅百萬之人。以給其所欲。其車服宮室。妾媵珍寶。騶從師徒。僭擬乘輿。而自謂一時之雄矣。而今未下十年。乃若此。處士在宋時。破廬敝童。羸重野鶴。出入於烟霞水石間。其窮困莫比。今越二三百載。姓名猶灼然在人耳目。則區區之富貴者。何足道。而士之貧賤。又何足憾哉。且處士特一詩人。其自立者。非能如聖賢之宏大深遠。有以明斯道而淑來世。猶能如是。況夫君子之希聖賢者乎。吾友烏傷王仲縉。年少好學。其所志甚美。而其鄉人竊笑之以爲迂。仲縉告余。余恐其沮於衆人之笑也。故告以斯說。使仲縉知爲學之足恃。而益思自勉。使衆人知所有者之不足道。不暇笑人而自悲也。

贈郭士淵序

天地有至神之氣。日月得之以明。星辰得之以昭。雷霆得之以發聲。霞雲電火得之以流形。草木之秀者。得之以華實。鳥獸之瑞者。得之以爲聲音毛質。或騫而飛。或妥而行。或五色絢耀。而八音和鳴。非是氣孰能使之哉。山以是而不動。水以是而不息。有時而崩隕溢涸者。是氣滯而不行。鬱而不通也。惟人者。莫不得是氣。而鮮得其純。得其至純者。聖人。養而至於純者。賢者也。是氣也。養之以其道。上之和陰陽。下之育庶類。以治天下。則均。以事鬼神。則格。以行三軍。則勝。其事君則忠。臨下則仁。居乎富貴而不驕。處乎患難而不懼。施諸政事。秩乎其理也。發諸文章。煥乎其達也。立乎朝廷。則近懷而遠服。百王畏而四夷恐。豺虎

蛇梟遁跡而深逝。鳳鳥來而麟龜出。非至神孰能致是乎。二帝三王之盛。是氣伸而在上。故政教修而禮樂作。及周之衰。是氣屈而在下。無所於用。則爲孔子之春秋易禮。以誅暴亂。範倫紀。其後孟子得是氣。說東方諸侯。輔以致治。而不能用。則著爲七篇之書。故孟子曰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。其謂是乎。秦漢以降。是氣分而不全。賦於人或得之而不善養。或善養而不遭乎時。漢文帝唐太宗。嘗用之以致治。諸葛亮嘗用之以誅篡賊。韓愈嘗用之以闢佛老。他若董仲舒。賈誼。司馬遷。揚雄。皆用之成一家言。雖不及於古。其屈而在下。則一也。至宋人君。能以道德作海內之氣。故周程張邵朱子。皆以是閑孔孟之道。幽者使之明。鬱者使之宣。闢邪說而驅之。完羣經於既壞。而司馬光亦以是更弊法。歐陽修蘇軾亦以是變詭僻險怪之文。其後文天祥復以是不屈於夷狄。使夷狄知禮義之可畏。是氣之有益於世也。大哉。信乎不可不作是氣也。今天下承禍亂之餘。伸而在上。發是氣於文章者。太史公而已。繼公而復古之道者。吾不知其誰也。吾嘗以爲井田不行。民不得康。正統不定。四夷恣橫。而道無由施。竊欲排羣言而一之。闡孔孟之道於今世。而聞者交誚余。吾邑郭士淵獨以爲然。士淵能文章。學於太史公。而未得志於世。吾服其材。而又感乎命也。嗚呼。士淵其得是氣之幾純者乎。在乎自養之而已。養之誠以道。伸於上而施諸人。天也。屈於下而垂乎後。亦天也。吾其遠哉。于人其遠吾乎哉。此句疑有闕誤衍文。

贈趙教諭序

不知者謂仕莫易於教官。知者則謂其職爲最難。夫爲之難者。非病乎位不崇。而不能服人也。非憂乎祿不豐。而不足以資其身也。亦非記問不充。而無以應學者之咨詢也。惟患乎吾身之德不明。而無以啓人。

之昏。吾身之行不能。而無以起人之困。故一言未脫乎齒。而衆誚或叢於耳。一動乍接於人。而羣猜或差於身。斯其爲可愧也。斯其爲可畏也。豈非甚難而不易乎。雖然。吾身果不病乎位之卑。則無慕外之非。而可以師柳下惠士師矣。可服乎人者。不在茲歟。不患乎祿之薄。則有自得之樂。而可以爲孔顏之學矣。資於身者。不益博歟。果能習舊聞而有新得。則自可以應學者旁求而遠索。將視古人之遺編爲糟粕。而凡以記誦自多者。曾不滿乎一噓矣。如是則德不患乎不明。行不患乎不能。人之昏者。有不能啓之乎。人之困者。有不能起之乎。吾之一言一動。皆足以法於其徒。而衆誚羣猜。不能及於吾矣。將愧我而畏我。夫何愧人而畏人。人恆難於所易。而我能易其所難。豈不尤貴尤賢哉。於乎。吾嘗爲師。故知其難爲始也。不知己未能而遽責人以必能。故人恆我憎。不知己之不足。而責人以己服。故人不我欲。後也。思欲以是勉人。必先以是自勉。故人亦我善。思欲以是責人。必先以是責身。故人亦我親。今吾去師位也已久。每思之。凜乎其若履朽。惟子之賢。克任是道。敬之懋之。令聞永保。

贈王生序多誤

王生處甚卑。而志甚高。亦有才氣庸下。而居顯要者。以此觀士。焉所取哉。人譬諸器也。位譬諸物。固所受也。加珍器以藜糗。不能損其可貴。被土偶以文繡。能忘其土偶之質乎。才之與位。不相謀也久矣。君子觀其所存而已矣。其所遇奚較焉。漢中王生。年二十餘。調爲寧海關市吏。其容凝然。其氣充然。其守甚確。而志不凡近。供職之暇。輒袖古書。從人講說。乎仁義道德之旨。而深求之。若不見其所處之陋者。語及勢利之所爲。則疾之如所讐。怨人多異而稱之。吾觀世之以士名者。一不得所願。則去廉恥。毀節行。從而與俗

渾不復肯自奮拔。思稍別於庸人。而生獨不然。此其所存者足貴矣。夫人有可貴而不知。則爲瞽。知而不稱之於世。則爲隱。余不敢隱於生也。然後與之言。以失言病予。且爲生病者。非君子之道也。

送河南僉事湯侯序

天佑人主。而俾之創制立政。以開悠久之業。必生奇才異能。以供其一時之須。使之無求而不獲。無欲而不成。端拱指麾。而庶事畢治。故漢之興。或出於刀筆。而爲之次律令。或起於薦紳。而爲之定禮儀。或拔於行伍。而爲之申兵法。至於章程律曆。莫不有其人。爲之明一代之制。而當時中外之政。未聞有不理者。夫以漢承秦坑滅之餘。賢才宜其難遇也。而真主一出。羣英蠅興。隨其所向。靡不如意。豈人謀之所能及哉。謂非天有以相之。不可也。國朝承有元用夷變夏之後。文獻殫耗。皇上臨御。蕩滌惰驕。作新士氣。廣大學以育俊茂。未幾才能之士充溢四海。居弼贊之任。則著愼密忠敏之績。列糾正之位。則有明肅公廉之聲。往往皆如夙成。顯然絕出于時。以致當世之治。苟以爲問學積累之素。則人力不能。若是之速也。庸非天之所相乎。予比年往還河南。聞士民稱按僉事永嘉湯公正傳之賢。其達於體要也。宿儒舊耆有所不能逮。熟於情僞也。銖銖兩點有所不能逃。遇事敏決。而應機立斷。執理堅確。而奮起勇決。居官三年。吏畏而民悅之。闔境數千里之地。莫不稱其美。而想慕其爲人。而正傳年甫三十耳。其於政事。果孰傳而孰授之也哉。疑也。而若或悟之。爲也。而若或輔之。思慮之所營。耳目之所察。皆若有物以默贊之者。是則所謂天佑國家而賦其才者。非邪。夫才之難也久矣。吾丘壽王妙年能文。而治民無稱。黃霸長於治郡。而相業不顯。工於此者多短於彼。優爲一職者大體或病焉。此全才卓識。所以難乎其人也。今正傳之賢。固非壽王

輩所能及。行將以治績受寵。擢居大位。益務寬厚之量。敦誠明之學。以古大臣之業自勉。使今之行乎河南者。他日行于天下。而後世稱當今得人之盛。於正傳有述焉。非大丈夫之志願哉。予於正傳所居爲隣郡。所業爲同道。與之言論。志趣又有同者。於其考績于朝者。不獨稱其美。而以遠者大者望之。非私正傳也。所以樂道斯世之得賢才也。

贈河南王僉事序

遇時而得位者。衆人之所慕。非君子至樂之所存也。有位而澤加于民。志伸於時。上有以得乎君。次有以顯乎親。此則君子之所樂者乎。人孰不居乎位也。而位之可以行志者。鮮位可以行志矣。患乎才之不充。才足可爲矣。患乎道不足信乎上。此士之樂。難乎其全也。抱有爲之才。居可爲之位。而受知聖明。以光耀于天下。王侯履道其人乎。履道由博士弟子員。自西蜀來京師。不數歲。擢僉河南按察司事。行部于外。勸學禮士。搏姦擊強。摘發僞媮。威而不苛。寬而不弛。吏民咸大畏服。會縣長吏有不法。懼履道按之。斂民金錢。欲賂其左右。履道以狀聞。天子嘉嘆稱善。下璽書遣使者。賜衣服錢幣。所以褒予者甚盛。於是履道之名。赫然聞于朝廷。而播于四方。是時履道春秋尙富。居河南已三年。太夫人就養官所。僚佐奉觴爲壽。共嘆其爲賢子。夫人亦欣欣焉。爲之飲食盡歡。履道於是乎爲可樂矣。雖然。君子之樂。非特欲樂乎己。必欲推之於人。使之有以同吾樂也。故己有善。則思天下之人皆善。己獲所願。則思天下之人皆得遂其生。夫豈徒榮一身也哉。聖天子任賢圖治之心。如飢渴褒嘉良臣。以風厲羣下。望於履道者。蓋有在其尙無以所至爲已足。而益思惟所樂以及人。以報天子之厚恩。詩不云乎。爲君子使。媚于天子。又不云乎。爲君子

使媚于庶人。此士之所以爲可樂。而能全者乎。

送徐思勉之山東按察司僉事詩序

以刑罰禁人。不若以禮義化人之易入也。以言觀察人。不若以行事試人之易見也。古人治道。乃於今而有遇焉。皇上嗣登天位。念習俗之陋。貪詐者之多。以爲昔者治之以法。而犯者滋衆。豈非教化有未至歟。乃蠲逋租。赦死刑。選擢良吏。以治海內。除民之所患苦。而與之以所歡。未及期年。萬姓協和。四方丕變。士君子以行道輔時爲榮。而不貪祿位。百執事庶人以謹行保身爲常。而恥言貨財。上而朝廷。下而窮邦小邑。皆思洗濯暇青。以自歸於善。可謂盛矣。上猶以爲未也。親擇廷臣二十有四人。爲採訪使。以觀風謠。燭幽隱。利民之事。得以便宜行之。由是天下忻然。謂太平可立致。使者之出。莫不自奮勵。各思建明圖畫。以求稱任使之意。及旣事還朝。卓卓以政事聞者。蓋居其半。給事中華亭徐君思勉。有聞之最者也。天子以爲可用。會大同有警。復俾持詔。往撫慰兵民。思勉精敏勁正。所奏舉皆切時事。其能愈彰。適山東按察司以缺官告。卽授按察僉事。將行。其僚友喜思勉之受知於上。而樂聖朝賢才之衆也。爲詩以餞之。而以首簡爲鳥。昔周之中興也。宣王善於修政用賢。而賢才衆多。詩人歌之。韓奕烝民崧高諸篇。皆餞行之辭也。而烝民特爲仲山甫征齊而作。其揄揚德業。爲尤盛至。今觀者如逢其時。見仲山甫焉。今思勉之職。視仲山甫未必同。而徂齊則同。將王命則又同。第未知詩所述作。能如尹吉甫之壯麗溫厚。與典訓並傳否。雖然。世有聖君。不患無賢臣。德業旣盛。不患無歌頌之者。今上聖明。不愧三代賢主。思勉能以古人自望。仲山甫之事。寧知其果不可冀耶。詠歌之士。必有敷揚焜耀。以照千古者矣。抑尹吉甫之言有曰。柔亦不茹。

剛亦不吐。不侮鰥寡。不畏強禦。此其部使者之事也。予不能詩。請爲思勉賦之。

送伴讀朱君之慶府序

聖天子稽古圖治。嘉惠九族。念親王勸講輔德之官未備。無以成藩屏之才也。乃二年春三月。詔增立賓輔一人。佐講讀及書各一人。進對皆稱名而不臣。坐論道德。用賓師之儀甫定。適慶王奏薦名士三人。請補府僚之缺。於是天子以王所舉爲必可任也。俱授以官。而檇李朱君仲湯爲伴讀。將行。弟孝寧時爲中書舍人。請于朝之大夫士。賦詩以餞之。惟昔太祖高皇帝。以雄才神略。戡定萬方。懲前代宗室寡弱之弊。衆建支庶。羅列海內。宮室服用。下天子一等。朝之大臣。雖三公大將軍。皆趨拜殿庭。以至親處權寵之隆。古莫與論。何其盛哉。然而諸藩德業。可擬古之賢王者。雖間有之。而未之屢見。豈非處尊崇之極。而驕泰易滋。左右之臣。位下勢卑。不能矯其失。故耶。天子慨然爲深長之思。增立輔臣。重其職任。俾咸知尊賢取友。以成令德。其爲宗室謀。可謂遠矣。朱君首應是選。其可不知所自重乎。人於忠孝。不能皆生而知。故必貴學。學不能無待於人。而自達。故必資師友之助。朱君以講讀爲名王之所講者。必先王之正道。由義則安。蹈利則危。敬慎則獲福。恣肆則致凶。與賢者同志。則光榮。與愚者同事。則汙辱。必懇懇爲王陳之。使王享有令名。朱君亦預有其美。不然。徒以祿位爲身計。而王國之得失。不介于中。豈聖明設官之意哉。抑豈舍人愛兄之所愿哉。夫又豈賢王選擇薦進。以求益於士君子之本心哉。竊聞朱君言。王好學有文章。其於忠孝。蓋出於天性。審如是。能賦之士。可以爲聖朝賀矣。

送陳達莊序

君子惡乎無功。而忌乎喜功。惡乎無名。而忌乎好名。功名者。人之所宜有。而不可有。預求必得之心。有預求必得之心。於功名之間者。造物之所不與也。禹益之治水。土。皐陶之治法。垂之共工。夔之典樂。其心知盡其職而已。豈願以此功。而名於後世哉。至今其功名溢於海內。而不可揜者。以其有無求之心也。使皆鑿私逞智以求之。則其爲功名也狹矣。往年。天子念生民之未給。恐關市之利。或過取而病民也。使者四出。覈天下徵納多寡之數。將據之以爲常。斗筲無賴之人。不思上之憂憫。元元之意。競以聰察苛細爲能。摺撫閭閻。筐筭蠶蠶間物。籍其數以爲匿稅。而致之罪。郡邑至今。拘其數而不能供。吏以失職去者相望。小人喜功好名之害。至於此。其功名亦豈有足稱者哉。適足取敗而已。天下何患乎無財。能養民而富安之。不求富國。而國自富矣。廣東嶺海之間。民富物賤。魚鹽之利最博。故其地有鹽課之司。其官自提舉而下。朝廷咸慎擇其人。四明陳達莊。自孝義令。遷爲副提舉。人咸稱君忠信有文才。可以爲政。昔治孝義。民甚安之。蓋儒者之達於事者。予以謂陳君治此職。於是乎得人。使好功喜名之人。執財利之柄。嶺海之陬。必有受其害者。陳君仁民之餘。政司其平。以懷遠人。東南之民。必有受其福。瞻駭咨嘆。謂國有善吏焉。豈非陳君所樂爲哉。不切切於功名。而存心於愛民。此功名之所以不舍者也。

送祝彥芳致仕還家序

天子新有天下。懲前代弛緩不振之弊。赫然臨朝。體天地之運。法日月之明。潤之以雨露。震之以雷霆。大舉廢政。而修明之。如是者。十餘年。而始定。當是時。郡縣之官。雖居窮山絕塞之地。去京師萬餘里外。皆悚心震膽。如神明臨其庭。不敢少肆。或有毫髮出法度。悖禮義。朝按而暮罪之。其重名實。辯臧否。誠古所未

有也。是以其時守職之官。非精強敏給。有兼人之材。應世之智者。鮮能終三年之久。獨括蒼祝君彥芳。自國初兵革未靖。卽受命食祿。凡十有五年。年至七十。而以萊州府通判。致其政而歸。於是士大夫咸稱其賢。而歎其獨得也。多爲詩美之。而祝君亦自喜其老而幸休于家也。復俾予序之。今之仕而位如祝君者多矣。而獲致其事而去者。鮮矣。獲致事而去者。有矣。仕十五年而至于今者。鮮也。古者國之史官。書當時之事。去其常者不書。而擇其鮮有者書之。然則祝君之歸。使後世有史氏出。其在所書乎。

送嘉祥知縣葉孔昭朝覲還任序

先君太守公守濟寧踰五年。于時三州二十縣。長佐數十人。皆南方士。舉進士。能文章。有名者。凡數輩。余獲執經諸君間。講論問難。而閩士鄭君禮賢。丞曲阜。葉君孔昭。知嘉祥。待余尤厚。鄭君端方溫直。而長於詩。葉君慈良和惠。而明於易。余心尤敬愛焉。二君每至。先君屏去崖岸。相與道性命之理。談政事之要。以相娛樂。予時未涉患。不省事。以爲諸君者。可以常相與處。未知其樂也。洪武八年。鄭君以中考。遷知陝之同官縣去。明年。先君亦去官。來京師。以卒。予奉喪歸天台。伏山澤間。目不見縉紳士大夫之容。耳不聞文章道術之言。每憂餘氣定。追思諸君過從之盛。輒引領西顧。歎息而不已。然後知昔時之樂。誠不可復思。以爲二君方有志乎仕。予何由而見之乎。今年。予偶來京師。鄭君適自陝至。會于逆旅。旣爲禮相勞苦。卽問舊交所在。數十人之中。已鮮有存者。獨葉君儼然。治嘉祥得上考。朝京師。以還。爲衆所推譽。余又歎當時仕州縣者。或聰察強敏。或苛刻有威聲。人畏而服之。今皆無在者。而葉君以慈良和惠之儒者。衆多疑其弛緩少功。而獨存焉。則又可見爲政之道。在此不在彼也。已而鄭君謂葉君之來朝而還。能詩者。多歌

頌之子最故。不宜無序。嗚呼。葉君旣已過數十輩矣。奚待予言哉。然葉君先君之故人也。先君之爲政。以刑不足以止暴。則行德以率之。以躁不足以制事。則持靜以化之。故是時先君之政。爲東方郡牧首。推是道也。豈特可爲郡哉。雖天下可也。今世俗之吏。不達大體。擣撫細故。以爲明。深文重刑。以爲斷。卒之禍及其身而後止。其視葉君何如哉。葉君以寬厚爲縣而治矣。由是而進乎其大者。願無變乎斯道。他日朝廷求寬厚者而用之。其將在茲乎。予雖賤。敢爲葉君慶。且以識吾私焉。

送劉侯序

天下皆知仕之爲貴也。而不知其所由貴。苟徒以祿爵加人。而不修其可貴者。吾見其賤。未見其爲貴也。人之所貴乎仕。蓋將以行道焉耳。道足乎身。施乎人。無所作於心。雖抱關擊柝之微。貴孰尙焉。道不足而位有餘。君子之所深恥也。吾行乎世。見貴者多矣。求其可貴者。未之或見。豈果才之難哉。才而知道者難遇也。劉侯其庶幾乎。劉侯爲令象山三年。以民情爲賞罰。而不參以私。視富貧爲徵發。而不可動以利。民始不安之。久而愛之。愈久而服之。語必曰。吾侯而不敢稱其官。其意以爲侯者。爵之至貴。以此加之。所以見劉侯之果可貴也。而不知劉侯雖爲令。其可貴者自若也。三代之詩人。宜其忠厚也。至其怨誹其上。斥之爲狡童。比之爲碩鼠。又何其薄甚矣哉。今侯之治民。旣甚異於詩人之所刺者。而其民之忠厚。不敢以其官稱之。況肯有他哉。則其過於周人也遠矣。是非特侯之治民爲可貴。其民亦可貴也。余得不貴之乎。安得不稱之乎。

送李宗魯序

髮不足者。失鬚則羞。傷指之人。無履則憂。彼皆不足於己也。故望於外物也。重內苟足恃。千金之寶。視之如泥塗。文繡車馬。陳於其庭。而目不少顧。豈以得失厚薄。動其心哉。爵祿之崇卑。國之所以榮辱士。士不可以此榮辱其身也。而使士亦以此爲喜戚。則士之所貴者鮮矣。故有以自適。則生死一致也。貴賤禍福一視也。無以自適。則飽餒寒燠。皆可以變色而怨快。況大者乎。傳稱孔子攝魯相而喜。此好事者之浮談。夫聖人之於天下。不以物而喜戚。得位而道獲行。天也。道不得施。天也。得與不得。皆歸之天。何以喜戚爲哉。如以得爲喜。則將以失爲憂。此好名嗜利者之爲。非無固必之道也。吾固知非孔子事也。世之以士名者。莫不曰學孔子。至考其行。合於孔子者無幾。孔子之道。豈徒言哉。知而不信。信而不行者衆也。臨海李宗魯。年二十餘。奇傑有偉志。入太學。貧不能自給。人不見其有困容。予知其有富貴器也。久矣。去年釋布衣。拜監察御史。其容如在太學時。今朝廷欲試之於外。俾主瓜洲廩粟。其言貌與爲御史時無異。今之人有得盃羹。而自慶者。有失一錢。而移怒於妻子者。彼非不欲強飾其情。內無足恃。雖欲僞爲。而不能也。布衣之於御史。御史之於主粟吏。其得失亦遠矣。宗魯皆不爲之少變。豈非果有所恃之君子乎。宗魯雖不慕富貴。吾知富貴不宗魯舍也。凡人可以富貴。而不可以貧賤者。不足爲君子。外物之臨。豈足榮辱宗魯哉。人苟以其外者賤宗魯。非君子之徒也。

贈黃叔暘之遵化主簿任序

金華黃叔暘。以元名儒文獻公之從曾孫。受學於今太史公爲子弟。由齊王府伴讀。拜監察御史。爲良法官。旣而出爲北平遵化縣主簿。人或謂叔暘生長名胄。有美才。都要任固宜。今出而爲斯職。地遠且界邊。

大雪烈風。薄冬凌春。黃沙日夜飄擊。街巷咫尺不可辨。其氣苦寒。其民被狐貉氈裘以居。其俗剛愎。不可以儒治。而叔暘自南之北。服食與其水土乖。固不便。況簿居令丞下。勢卑尤難爲。莫不爲叔暘憂。余曰。此雖愛叔暘。而云非知叔暘者也。夫君子異於衆人者幾何。處華顯策肥馬。從徒衆而享厚祿。能安之而不憂者。雖衆人皆然。何以見君子。至於事有所難處。地有所難居。勢有所難爲。而能不動於心思。不形於顏面。坦然以爲樂者。此惟君子能之。衆人則不能矣。君子之所樂者道。所安者義。道在是也。義在是也。雖置之於中國之外。措之於編氓之列。猶欣欣而不變。況有祿食爲王官乎。夫仕固有崇卑。顧爲之何如耳。爲之誠不以道。雖公卿猶無位也。爲之誠以道。雖抱關之賤。猶傳于後世。況有人民社稷之寄者乎。自斯民之生。其達乎位者。亦衆矣。然至今不泯滅者。豈皆達者乎。亦人之自爲有以致之耳。以叔暘之才。其所視以爲重輕者。宜如何。而奚以是爲感哉。於是論者然余言。請以爲叔暘贈。

贈金溪吳仲實序

道本於人心。非幽深玄遠。不可知也。而人鮮知之。邪說惑之耳。古之爲邪說者。其言異。其術異。其名亦異。其心亦自以爲異於聖人之道。故其說易攻。而民之智者不之信。後世之爲邪說者。其言與術皆異。至於問其名。則自以爲儒。問其所宗。則以爲得聖人之傳。故智與愚者皆溺焉。聖人之道。載於經可知矣。未嘗使人求道於博文約禮之外。聖人沒。明道者莫過於子思孟子。而二子之所言。近而身。遠而天下。要其原則本之天命。語其事。則愚夫愚婦。皆可知之。亦未嘗爲窈冥渺邈之說。使人不可致詰也。後世邪說者。則曰。文不必博也。禮不必約也。道之妙。不可以言傳也。嗚呼。是果道邪。以聖人之智睿。七十子之偉傑。其過